

情系麦秆积

张战军

沿着陈炉古镇方向,开车疾驰在蜿蜒盘山公路,大约四十分钟车程,就能隔山望见故乡的土地。

翻过最后一道梁,俯瞰眼前的一马平川,总会想起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名句。的确如此,家乡的逸山(当地人称北山),虽然没有岱宗那么雄壮巍峨,但却有“渭北小华山”之称。

顺着逸山改造后的平坦柏油路下行,依稀可见渭北第一大村——底店村,那一家一户的瓦房,犹如小时候见过的麦秆积一样,错落有致。每当车行至此,我都会停下来拍照留个纪念。读高中的女儿不解地问:“爸!您总说人家的房子像麦秆积,麦秆积到底是什么?”

是呀!自从有了联合收割机,夏收后的麦秆全部秸秆还田,农村哪来的麦秆积还能再看到!

麦秆积,有的地方叫麦草垛,各地叫法不一,但都是用麦秆堆起来的。说起麦秆积,还得从收麦开始。小时候每到夏收,母亲就会发愁,一愁满地金黄的麦子自己一人割不完;二愁刚请假回来的父亲越忙的时候,就会发急脾气;三愁麦收后,麦秆积咋样好看地堆起来。看到母亲发愁的心思,我便拉起架子车,拿着镰刀往最远的地里走。母亲告诉我,最远的地早,麦熟得最早。其实我心里明白,她是想把离家近的地留到父亲回来再收。

那时家里也就不到七亩地,父亲的假期少,有了大舅和姑父的帮忙,三天基本就可以割完。

麦子堆在场里(麦场),有头枱(也就是养的牛、骡子、马)的人家,就会让头枱套着石碾在麦场里转圈碾场。我家没有头枱,每次都是排队等手扶拖拉机来碾场,有时就得等半天。运气不好的话,从上午9点一直等到下午2点多。那时的太阳真毒,特别是翻场、起场的时候,再热都得拎着叉上场,木头叉把都能把手烫起水泡。直到碾过的麦秆既扁又平,明光发亮,此时的麦秆就等着支积“上山”了。

支积(我们家乡把堆麦秆叫支积)不是一人能支的。一般村里都有几个把式。我五大(五叔)就是支积的把式。我家的麦秆积基本上是他给帮忙支起来的。每到支积的时候,我都要坐坐剪叉、用铁叉扬扬麦秆,要不就要上到还没支起的积上玩。

站在麦秆积上左顾右盼,总会问五大,为什么人家的积有像火车箱的,有像蒙古包的,惹得五大哈哈大笑。五大告诉我,像火车箱的,那是人家地多,或者是几家人合着支一个积,像蒙古包的,是家里地少的,为了好看,一般都会支成圆的……

就这样,站在高处看家家户户麦秆积排成排、堆成堆的时候,就象征着夏收接近了尾声。在农村,一个麦秆积,就是头枱冬天的干粮,就会让冷冰冰的土炕热乎起来,也会让家家户户的厨房冒起袅袅炊烟。

对村里的伙伴而言,那就其乐无穷了。放学回家,三三两两的伙伴或是提着竹筐,或是用架子车推着大笼(最大的竹筐),直奔麦秆积。在麦秆积的场里,摔毽、弹弹弓、跳皮筋、抓五子,一不小心的藏猫猫时屁股底下还会坐出几颗鸡蛋来……

上初中后,我离开家乡,没有了麦秆积带来的快乐。之后回乡,总会到它的身边转转,也会帮婆把家里放麦秆的房子堆满!渡过世后,全家搬到矿上,我再也没有去看过麦秆积。

这几年,见到的麦秆积越来越少,直到今年春节回乡探亲才发现,十里八村的麦秆积已经无影无踪了!

返程上逸山时,我习惯性地回头多看了几眼底店村的瓦房,就算是见到了麦秆积。不知是念旧,还是失落……

(黄陵矿业瑞能煤业公司)

矿区婚礼的变迁

梅方义

海牌全钢手表,其做工精致,走时准确,单价125元还需要凭票购买。缝纫机则首推上海缝纫机三厂出品的蜜蜂牌,其次则是西安产的标准牌。收音机则是矿工家中必不可少的一件物件。那时候婚礼仪式较为简单,主持人简单说上几句,亲朋好友一起吃顿饭就就结束了,结个婚花几百元即可。

90年代初,矿工结婚开始流行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,条件好的还要有“三金”,即金戒指、金耳环、金项链。我是1992年结婚的,冰箱是扬子牌,彩电是黄河牌,洗衣机是青岛海尔,基本都是当年流行的品牌。连家俱都算上也够5000元。那时候,矿工的婚礼已经有专门的司仪了。我当过司仪,当年结婚仪式主要有七项,一是介绍新郎新娘,二是宣读结婚证书,三是新郎新娘

介绍恋爱经过,四是双方家长讲话,五是来宾代表讲话,六是单位领导讲话,七是来宾入席,新郎、新娘入洞房。十年的时间我给100多对新人主持过婚礼,那时候当司仪是不收费的,由于是熟人关系,还要搭上20元的份子钱。刚开始主持婚礼不够老练,需要拿上稿子,忘词了就看上一眼,几场下来,就能脱稿上阵了。“新郎英俊潇洒,仪表堂堂,远看像周润发,近看像刘德华;新娘柳眉杏眼,面似桃花,远看像张曼玉,近看像巩俐。”上演的脱口秀,往往能引来阵阵掌声和欢笑。婚礼过后,就是入席喝酒,因为我是司仪,成了重点照顾对象,主家会安排我到包间入席,找几个酒量好的人来陪我。我的酒量在一斤左右,基本上是来者不拒,但煤矿人豪爽,端起杯子就干,有时

候我也招架不住,情急之下就拿出杀手锏,大家喝啤酒我诵诗,往往是众人皆醉我独醒。一次遇上一个大酒量的,招都使完了,对方还不罢休,最后是他喝一杯酒,我吃一勺油泼辣子,辣子吃了半碗(大碗),对手还没醉,只好拱手认输。一时间,成为单位职工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进入新世纪,特别是2005年以后,煤炭市场开始好转,煤矿效益提升,职工收入提升幅度很大,开始流行房子、车子。如今煤矿效益好了,矿工开着小车上上班,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,上下班时间矿区也像城里一样堵车了。我这不要钱的司仪也没有人请了,宴会上斗酒的人也少了。职工花钱请婚庆公司,一条龙服务,既省事又体面。如今矿工结婚,自行策划,自己设计,结婚前拍婚纱照,结婚仪式上还有视频播放,有少数青年还出国旅行结婚。真是时代不同了,婚礼大变样。

(集团公司机关) 岁月留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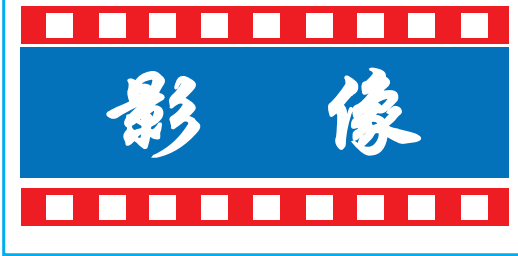


↑变电女工点检设备



→上岗前安全宣誓

袁普 摄 (红柳林矿业公司党群部)



写给爸爸

关帅帅

亲爱的爸爸:

我已经8天没能跟您说一句话了,您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跟我一起吃顿饭,陪我聊聊天、打一次乒乓球呢?

虽然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,但每天我起床了,你已离开家上班去了,我晚上写完作业睡着了,您才回到家(当然这些都是妈妈告诉我的)。妈妈说,最近矿上要安装新的工作面,而您作为区队工程技术人员每天起早贪黑,和全队的叔叔们一起接电线、安装管路……我想像不来你们工作的场景,但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,您的安全就是咱们全家的幸福。

爸爸,您知道吗?您在岗位上,妈妈的心却在您的身上。一次我半夜起来,看到客厅的灯还亮着,妈妈站在窗口不停地往楼下张望,我知道妈妈在等您平安回家。我不想让妈妈太担心,就想陪陪她,但妈妈给我倒了杯牛奶,让我喝完早点睡觉,不要影响明天学习。我劝她早点休息,明天还要上班。妈妈说:“爸爸不回家,我睡不着。”客厅的餐桌上扣着几幅碗碟,那是妈妈给您做的您最爱吃的饭菜。我记得每当你大口地吃着香喷喷的饭菜时,妈妈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爸爸,每当看到别的同学家长在校门口等着接他们放学时,我都羡慕,我多么希望也能在学校门口见到您的身影啊,但我从不说出来,我知道煤矿工作非常辛苦,您又特别喜欢自己的工作。您经常把图纸拿到家里写写画画,上面的图形我看不懂,但我不能问您,因为您的思路全部集中在设计中,我不能打断您聚精会神思考问题。虽然不能跟您说话,但有您陪在身边,我也感到非常满足。

爸爸,我想跟您说,不管工作有多忙,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我们班上的花花,她爸爸一次在井下违章作业,失去了双臂,她妈妈到外地打工再也没回来,留下他们父女俩相依为命。花花原来特别活泼,现在却经常自己蹲在花边偷偷流泪,看上去很可怜。

爸爸,我一定好好学习,以后长大了,运用先进的设备开采煤矿,那时人们在地面遥控就能生产出好多好多的煤,您说好吗?爸爸,我想您!

(彬长矿业公司小庄矿)

安全家书

风筝感怀

侯俊

根纤纤的细线,萦绕在我的心头,让我心里暖暖的。

等自己来到汉钢公司之后,有了妻子和孩子,家庭的责任和担当让我心里沉甸甸的。看着越飞越高的风筝,我忽然有一种天高任鸟飞,海阔任鱼跃的感觉。天空就是风筝的舞台,春风就是它力量的源泉,风有时小有时大,风筝也时而舒缓,时而收紧,在蔚蓝的天空轻轻划过,一道道浅浅的痕迹就是它走过的路。这些曲折的弧线就像人生蜿蜒的道路,虽然不是那么平坦,却依然需要坚持下去。不蹉跎岁月,不虚度年华,我希望自己能像那风筝一样,通过拼搏努力,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。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

其实,每一年我收获的不仅是增添了一岁,还有心境的不同。不同的时候,不一样的场合,看着同样的风景却有不一样的感触。如果心中有风景,就处处都是风景。天空中飞舞的风筝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,这不仅是因为风筝本身的漂亮,还在于它那坚持不懈的努力。飞得更高,走得更远,这就是它的梦想。在那根细线的牵引下,它努力地奔跑着……

“我要放,我也要放。”一个伶俐可爱的小孩子对母亲的祈求声把我拉回了现实。望着这一根线,我有着一份不舍,因为这既是一份羁绊,也是一份牵挂。正是因为它的存在,才让我感受到家的温馨。如果我挣脱了这根线,就会迷失自己,再也找不回家的路。在我看来,放风筝需要松紧有驰,更重要的是陪伴自己一起放风筝的人,可以和你一起努力,在风雨中一路前行。

(陕钢集团汉钢公司动力能源中心)

心香一瓣

陕北“老汉”

王少山

说出的话能毒死苍蝇。

陕北老汉勤快。年轻时勤快的,老了照样地勤快;年轻时懒的,老了反常地勤快。身体好的上山干活,砍柴、锄地、滤粪、放羊,什么都能“拿起放下”;腰腿差的做辅助性营生,拾粪、照场、务菜、拦牛,一刻也不愿“消停”。老得下不了炕的,就一遍又一遍地扫院,不仅是为了院子干净,更为表现自己生命力的旺盛;瘫得下不了炕的,也不肯闲着,不是剥玉米,就是搓麻绳,一边给孙子看孩子,一边帮儿子捻毛线,谁让他做营生,他就看见谁“眼明”。陕北老汉的勤快,表现在时时处处。天晴时干活,下雨时也干活;在家时做营生,出了门还做营生;给自家干活卖力,给别人干活照样卖力;高兴时干活地道,惆怅时干活仍然地道。假如两个老汉正干活时吵了起来,吵得越凶,活干得越紧,嘴里“亲娘祖宗”地骂,手里一丝不苟地干。即便相互有过节的老汉,平时不搭话,但见对方干的活需要帮助时,也会挺身而出,活干完了,照样谁也不理谁。

陕北老汉爱独处,活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。上了八、九十岁的老汉天气暖和的时候,他们会坐在对面的山坡上,静静地看村子。一家挨着一家地看,先看旧窑洞,后看新窑洞,先看物,后看人;一边看,一边回忆这家人早年时的情景。看一阵,叹息半天,嘴里念叨着一些年轻人陌生的名字。看到自己家时尤其认真,每一个山坡上都有他们的记忆,每一孔窑洞,每一架门窗,甚至每一把农具都有他们的辛酸,看着看着就不由得老泪纵横。看完村子后,他们会

会转过脑袋在山头上扫视,眯着眼睛寻找坟头,找到一个,就定定地看半天,想半天。和他们熟悉的活人越来越少,让他们牵挂的坟头越来越多。最后,他们会把目光定格在自己将要去的那块坟地上,上面是他们父母,两侧是他们早去了的哥哥或者弟弟,往事一齐涌入脑海,他们的眼睛却一片空洞。他们最害怕看到的是自己子孙的坟头,但是那些坟头总是往里眼钻,这时候,他们会匆匆逃离,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哭出声来。冬天,他们会蹲在阳崖根,半闭着眼睛抽烟。一边抽一边打盹,口水流出来,一头挂在胡楂上,一头落在衣襟上,发出晶莹剔透的光。村里的阳崖根总是有限,因此,总是有几个老汉一块蹲着,一字排开,中间留有间隔,谁也不挨谁,相互间很少说话,各坐各的位置,各想各的心思。除回路的人或者叫他们回家吃饭的孩子,很少有人和他们搭话,因此十分安静。只有几只鸡在他们脚下觅食,一群麻雀在他们背靠的土崖上低语。这些活物也不是冲他们来的,是冲着冬日难得的阳光来的。夏天,他们会躺在树荫下乘凉,大都光着脊背,高挽着裤腿。躺累了,起来抽一锅子旱烟,然后接着躺。直到夕阳钻进了西山,远山传来了暮归的羊咩声,他们才站起身,旱烟烟子往腰带上别,拍两把裤子上的黄土,操起家伙往牲口上草,给羔羊拌料。

陕北老汉好客,越老越稀罕人。他们平时很少说话,一来客人,他们就高兴得不



得了。他们把儿子孙子孝敬他的好酒拿出来让客人喝,把女儿女婿送给他的好烟递过去让客人尝,口头上说娃娃们给他买的,他不知道这东西的好赖,其实是变相地夸儿孙。一旦扯开话题,他们的话就多了起来,没完没了地打问张家的老头是否还健在?李家的大娘子孝孝顺不?先问村里的,再问亲戚的,然后问邻村的,认识的要问,听说过的也要问,直到儿孙们感到他们的话太多了出面拦挡,才能收住“话匣子”。特别是听说哪一个人死了,就会发一阵呆,嘴里总是念叨着:这个人没寿长,那个人没享福。客人走时,他们总要送出村口,送上山轿,一遍一遍地叮嘱以后一定再来。

陕北老汉爱管闲事,越老越“麻缠”。张家的耕地没犁透,李家的田亩没留匀,左邻的过年没挂灯,右舍的清明没上坟,他们

都要指手画脚;谁家的儿媳不孝顺,谁家的女儿不稳重,谁家的儿子不勤苦,谁家的孙子不务正,他们总会嘟嘟囔囔。至于在家里,那就更管得多了。他们管几家柴草垛得乱,二儿家驴棚没垫圈,几儿家几天不扫院,四儿家菜园没有灌;他们嫌儿媳炒菜费了油,二儿媳做面不省油,三儿媳裁衣耗了布,四儿媳点灯不省油。为了管闲事,他们经常遭受邻家的抢白,子女的顶撞,特别是儿媳摔盆子摔碗的抡匙,指责骂槐地挖苦,使他们吃不过不少哑巴亏。但他们过不了仍然要说,继续要管,总是觉得别人不如自己。

和陕北老汉最有感情的,就是他们的孙子。在他们眼里,谁也没有孙子亲;他们谁也不怕,就怕孙子。孙子高兴了他们就高兴,孙子愁苦了他们就愁苦。逢集赶会,他们总要给孙子带点洋糖饼干;“打平伙”吃肉,他也只吃一半,一半留给孙子;和儿媳妇闹别扭,只要孙子一露面,保证矛盾就地化解;谁要是欺负了他们的孙子,他们就和解讲老命;就是临终咽气的那一刻,他们也想最后再看孙子一眼。一有闲时间,他们总爱给孙子讲自己的过去。讲他们苦难时吞过糠、咽过苦,当过长工去还债,走过西口出过塞,背井离乡当乞丐;辉煌时当过兵、打过仗,战争年代人的党,进过人民大会堂;当娃娃时怎样在瓜地偷西瓜,如何在河滩捉“王八”,多少次给王麻子使过坏,多少回差点气死张巫神;当小伙子时一天能走百余里路程,一顿能吃半升米的糕面,一背背过四五百斤的顶盘。不管这些故事讲了多少遍,他们还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,生怕孙子们记不住。

这就是陕北老汉,他们每个人都有令人无限感叹的经历,每一段经历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。

(北元化工) 世像百态